



长河


马金莲
著

作家出版社

长河

马金莲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河 / 马金莲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5063-7650-1

I. ①长… II. ①马…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46543号

长 河

作 者: 马金莲

责任编辑: 田小爽

封面设计: 孙惟静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0×203

印 张: 9.25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650-1

定 价: 32.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马金莲

作者简介：

马金莲，女，回族，1982年生于宁夏西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迄今已发表作品一百五十余万字，部分作品入选《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作品与争鸣》《新华文摘》等各种全国性年度文学选本。

曾获《民族文学》2010年度奖、2013年度奖；第五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奖；2013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年度优秀作家贡献奖；首届朔方文学奖；中宣部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出版小说集《父亲的雪》《碎媳妇》《马兰花开》。



目 录

长 河	1
赛麦的院子	45
念 书	74
柳叶哨	121
河 边	143
暗 伤	157
项 链	173
鲜花与蛇	188
夜 空	202
荞花的月亮	218
老人与窑	233

1

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和母亲在厨房炕边剥玉米棒子。

秋天是个令人陶醉的季节，莫说那漫天成熟得弯腰低头的糜子谷子，那埋在土里成串的土豆，单是门外麦场旁那一片玉米，就能让我们充分享受丰收的喜悦。

这一年的玉米秆子分外甜，只要母亲说晚饭咱们煮玉米吧，父亲就带着我去剥玉米，他用镰刀或者铲子将那些棒子成熟的玉米秆子剁倒，我就蹦蹦跳跳往家里拖。拖回屋，母亲已经坐起来，靠坐在窗户边，等着给我们剥玉米呢。她剥棒子，我就剥秆子，将玉米秆子上的叶子一片片剥去，露出光溜溜的身子骨儿来，像鞭杆一样。折下一节，用嘴啃着剥下皮，一口一口嚼里面的芯儿，满口清脆的甜香，可好吃了。尤其外面看上去发红的那种秆子，直往人心里甜呢。我脆生生地嚼着，母亲是不吃的，她剥棒子。一个个大棒子沉甸甸的，抓在手里，人心里就有一股喜悦水一样往外溢。其实，煮玉米棒子更好吃，想想吧，揭开热气腾腾的锅，只见半锅棒子胖乎乎热腾腾，金黄金黄的，咬一口，又软又甜又黏牙，就算你刚刚吃过饭，吃得很饱，也会禁不住淌口水，拿起来啃上一两个。

然而这一天我们没有吃上煮玉米。我和母亲还没剥完玉米，就有一个人噔噔跑进我家大门，冲我母亲慌慌张张说：不得了呀，伊哈出事了！

撂下话，她就噔噔跑出门，不见踪影了。有一小股风随着她的

脚后跟奔跑，很快被她踩在脚底下带走了。我看见母亲把一个大棒子已经掰开了，听了这一番突兀的话，她停下了。接着慌忙将掰开的叶片合上，合上才发现不对，忙又掰开，一把揪掉老汉胡须般的玉米缨子，扔到我脸上，母亲拧过身双手扒住窗台，扯长脖子向外望。我本来用牙齿咬着一截玉米秆，准备剥开了嚼。听了来人的话就愣住了，好半天觉得嘴上有东西热乎乎的，一摸，摸下一手心的血，我才醒悟是玉米秆的老皮划破了唇。疼痛随之明显起来。我哪里顾得上哭呢，撒开脚丫子就往伊哈家跑去。身后母亲的目光追着我，我知道她要是有着一双健全的腿，能够下地奔跑，这会儿她肯定跑得比我还快。正是夕阳将落未落时分，我迎着夕阳跑了一阵，发现错了，伊哈的家在村子东头，该向东跑，我怎么向着西边跑呢？明白过来后我就掉了头，向着伊哈家的方向狂奔。奔跑的过程中我看见好多男女老少，他们也正往东边赶。大家的后背上落满了夕阳的余晖。一张张劳作了一天的脸上尘土还在，还没来得及洗去，由于背着夕阳，在万丈的余晖反衬下，这些面孔灰沉沉的，带着惊讶、痛苦和一些难以说清的表情。

伊哈家的院子里一片金黄。我刹住狂奔中的脚步，傻愣愣地看。院子门外的庄稼、土地、黄土路、还有远处的山头，一律披上了金黄的色彩。我不知道这个傍晚的夕阳是怎么了，以从未有过的辉煌气势将我们庄子整个笼罩在一片无比富丽的金黄色之中。

我听到了哭声。哭声从院子里飞出来，从高高的土墙上、洞开的大门口飘出来，在向晚的余晖里飘散。我抬头望望天上，天空一片湛蓝，这种蓝，清澈得像刚用水洗过一样。有几朵云在远离夕阳的地方飘游，夕阳的余光斜射过去，云朵便恰似披上了辉煌的金缕衣，好看得惊人。

天气真是好啊，这样的好天气似乎只适合办喜气洋洋的事，怎么也不该出丧事呀。可是，真有人口唤了，是二十九岁的伊哈。等我赶进伊哈家的大门，院子里已经聚集了好多人。女人们三三五五聚成堆，悄声讨论着什么，一个个神情怪怪的。连向来大方稳重的

男人们也一个个蔫头耷脑的。德高望重的乡老马三立老汉向来是料理丧葬的带头人，这类事情他经见得最多，最是能做到神态安详、稳重，处事不惊。按常理这会儿他应该带头和大伙商议埋体送葬的具体事宜。然而，我看到这老人坐在一个木墩子上，神情苦巴巴的，用青汗衫的袖子抹着眼泪。满院子的人，一张张熟悉的脸上换了颜色，写满了深沉的疼痛、惊讶、惋惜、惶惑，还有很深的我说不上来的东西。

我觉得这些神情熟悉又陌生。庄子里每当有人离世，大家原本平静或喜悦的脸上就会露出这样的神情，有人甚至显得恍惚，似乎每一个生命的结束都在提醒活着的人，这样的过程每一个人都得经历，这条路，是每一个人都要去走的，不管你富有胜过支书马万江，高贵比过大阿訇，还是贫贱不如傻瓜克里木，但是在这条路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

这个傍晚，我敢肯定乡亲们又一次想到了这件事。他们每一个人的脸上，最初的讶然之后，换成了凄然、悲痛。特别在那些不善于流露感情的脸庞上，内心的悲伤外化成外表的冷淡、漠然，然而我觉得这种冷漠远比明显的沉痛更让人看着心惊。

当然，那是大人们的表现。

我们娃娃就不一样了，我们和大人完全相反。孩子们都兴冲冲的，此刻，我敢说，除了伊哈的那三个娃娃，所有的孩子都是高兴的。高兴是有缘由的，因为一旦有人去世，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埋体就会下葬，我们叫做送埋体。送埋体是庄子里的大事。不管有多忙，一般情况下男女老少都会来，集体送亡人上路。送埋体是行善的好事，想想吧，一个人在我们的村庄里出生、成长，与我们共同呼吸着村庄里的空气，晒着同一个太阳，吃一样的五谷杂粮，这一天他走了，不是去某个亲戚家走动，也不是去县城看病，是永远的别离，这一去啊，往后的岁月里再也无法见到他（她）了，所以得送送，无论如何也是该送一送的。我奶奶说过一句话：百人送一人，不上百年都成灰。意思是今天我们在送别人，百年之后，我们

自己也不会存在了，永远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村庄里的人都很看重送埋体这件事的。一旦有谁无常，消息传开，呼啦啦大伙全来了。这时候娃娃们的节日到了，我们大家挤在大人的缝隙间，这里瞅瞅，那里瞧瞧，互相打打闹闹，吵吵嚷嚷，平时不常见面的人也都能见到了。还有个好处呢，送埋体就会散海底耶，亡人的家人拿出的埋葬费，一部分扯来白布给亡人穿，一部分换成零钱分散给大众。前来送埋体的人，不管是大人小孩儿，人人有份。大人们接过钱，心思还沉浸在对亡人的缅怀或伤感里，随意装进口袋就是了。我们娃娃就不一样了，平日里我们的大人是从不会给我们一毛零花钱的，而送埋体这会儿散的钱是两毛，富裕点的人家便会是五毛。每个小孩都拥有了自己的钱，那是什么感觉？说不出的高兴啊，完全忘了送埋体本身是无限伤悲的，捏着钱兴冲冲去找独眼。

独眼非常好找，他就人家大门外的场地边或者一棵大树下。你只要发现哪里簇拥着一堆孩子，哪里就有独眼。他被无数小脑袋包围了，像众多星星围拱在中间的月亮。其实我们的目标不是独眼这个人，而是他自行车后座上的那个大木箱子。木箱里装满了好吃的，还有好玩的，全是我们做梦都想得到的好东西。我们擎着自己的小手，把刚刚散来的钱纷纷递给独眼，换成了豆豆糖、爆米花、泡泡糖之类。等到我们把这些东西吃下肚子，舔着嘴巴，这才记起应该看看亡人的亲人们哭送亡人起身的最后场面。

伊哈的亲人哭得十分悲痛，看得出来，他们是真正在痛，真心地哭泣，没有掺杂一丝的作假，因为大家都觉得伊哈太年轻了，远远没有到应该无常的年龄。还有，他是猝然遇难的，仓促得让人惊讶。他本来活得好好的，凭他那结实得犍牛一样的身板，谁都觉得他能活到八十岁。他本来在挖井。我们村庄地势偏高，吃水一直是个令人头疼的难题，得去水沟里担泉水，通往沟底的台阶弯弯绕绕一个挨一个蜿蜒至沟底，一共九十三个，抬水时我和姐姐数过。担上两桶水一口气蹬上九十三个台阶，就算是身强力壮的大男人也会累出一身臭汗来。台阶很陡，很危险，因为台阶的一边是高高的土

崖，另一边是悬空的深崖。就因为这个，我们村庄吃水困难在远近出了名，所有附近的人家大多不愿把女儿嫁给我们庄里的小伙子。

伊哈是个孝子，本来他的父母靠双肩担水，把大半辈子都应付过去了，继续这样凑合估计也是过得下去的。但是伊哈说父母上了年纪，他要为双亲打一口井，把吃水苦难的问题给彻底解决了，这样他出去打工就能放得下心了。他在自家后院的南墙下选中了一片地，划出个井口，然后就像地老鼠一样钻进去挖，女人在上面吊土。伊哈的女人也很壮硕，性情和丈夫一样老实厚道。他们两口子就这样一个挖，一个吊，挖呀吊呀，一筐子一筐子的泥土吊上来，在井口边堆成了一座小小的山。眼看快要出水了，正是这个下午，我和母亲坐在炕沿边剥玉米的时候，伊哈女人摇着辘轳，费力地往上吊。一笼子土就要吊出井口来了，忽然啪的一声响，绳子断了，伊哈女人手底一轻，身子受不住，猛地向后来了个坐墩子，一屁股坐在了泥地上，她还没明白怎么回事，断线的筐子带着泥土呼啸着冲向井底，井底传来一声哀嚎，伊哈就这样送了命。

从前，我可从没见过伊哈的娘悲伤的模样，因为她是个乐呵呵的人，粗嗓门儿笑起来全庄子都能听到。这一天，她在哭，哭声粗粗的，沉沉的，给人感觉这个女人一直乐观惯了，不怎么会哭的。但正是这种悲伤看着最真实，惨痛，她给每一个走近她身边的人哭诉着儿子出事的过程。她一把抓住人的胳膊就说起来，边说边一把一把抹着鼻涕眼泪。袖子早就湿透了，再也擦不净眼泪了，她干脆撩起衣襟擦，有时候鼻涕眼泪一大包，她就用手狠劲地擤一下，再顺手甩掉。好几回我看见她出手力道不足，那黏糊糊的鼻涕就甩在她自己的脚面上了。她哪里顾得上这些呢，她本来是个邈邈的女人，这一来彻底垮了，她不厌其烦地说本来好好儿的，她的伊哈在南墙下打井哩，媳妇儿在上头吊土，谁能想到那绳子会断了呢？年轻轻的娃，就这样毁了。

人们不断掀开上房的门帘进去看伊哈。走出来的人脸上饱含着惊悸与悲伤。有人把感觉压在心底，只是脸色复杂难看。有的人忍

不住连连感叹说真是惨啊，真个可怜。

我没有进去看。母亲吩咐过，说我们娃娃家太小，只怕看了夜里就会想起来，做恶梦呢。我看见好些同龄的孩子跟在大人的衣襟下进去了。

身上全是血，血把人糊了，看不出人的模样来！有个小女孩出来后蜡黄着脸给我比划。

就这样，伊哈离开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群，加入到村庄里无数亡故者当中去了。

在我们的意识里，一个人从出生到长大到慢慢变老，老了无常了，那是正常的，活着的人可以平心静气地接受。而那些鲜活的年轻人，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不管是没病没灾地离开，还是寻了短见比如上吊、跳崖、跳井或者喝毒药、抹脖子等，还是被车碰死等意外亡故，都是叫人很惋惜的。尤其正从青年往中年过渡的那些人，上有老人下有家小，最叫人痛惜。伊哈正在这个行列，他这一走啊，撂下的担子分外重，他女人肯定不会长期守寡，迟早会改嫁。留下三个儿子谁拉扯呢？父母都这么老了，家里的光景又那么困难，真正是倒了顶梁柱哇，往后一家老小的日子肯定不好熬啊。我听见女人们一边瞅着伊哈一家人哭，一边悄声议论着感叹着。她们中有的脸上挂着大颗的泪珠子，有的感慨万端地摇着头，喃喃说不好熬啊，老的老小的小，日子咋会不凄惶呢？

伊哈的三个儿子站在房门口，从大到小，挨个站着，就像高房的台阶一样。一个女人指着他们说还这么小呀，啥时候长成大人哩？不知道得受多少罪呀。顿时无数同情的目光聚在这哥三个身上。

在这弟兄三人当中，老大懂事了，脸上呆呆的，盯着一个地方一个劲儿出神，看来他心里装满了悲伤；老二也乖乖站着；只有老三他显得很兴奋，时不时挖眼睛抠鼻子，伸手在头上摸一把，再摸一把，把衣襟扯歪，拉平，再扯歪，隔会儿就拧着身子冲身旁的小伙伴挤眉弄眼。他滑稽而不合时宜的举动并没有招来斥责，相反，引得不少女人抹起了眼泪，她们说看看吧，还这么小，这么瓜，就

没有亲大大了，可怜他还啥都不明白。

送埋体时我们小孩子是很忙的，可以大摇大摆在主人家进进出出地自由活动，到他们的上房、厨房、仓房等平时没机会进去的地方游逛一番，看看他们家的摆设咋样，仓房里堆着多少口粮，柴房里积攒了多少干柴和牛粪。我们甚至还会借着解手的机会，跑进人家的茅房看看。看他们的茅房收拾得干净不，这可是最能体现一个家庭的卫生状况的地方。还会顺便看看人家的尿盆子，我们无聊而认真地干着这些事，大人们当然不会知道我们的心思，也没有空闲来过问。所以他们不会知道我们的内心是多么焦急，盼望埋体早一点抬出门，早一点散海底耶，这样我们就能快一点拿到那几毛钱。

遗憾的是这一天伊哈家没有散海底耶，这完全出乎了我们的意料。当村庄里的小孩们还有外庄的孩子们，我们密密麻麻挤在伊哈家的麦场上，跪成一行一行，主事的人开始散海底耶，一擦一擦的孝帽子散发到了大伙的手上，大家都戴上了，一时间麦场地里的人头由黑压压变成了白花花一大片，这时候我们发现只散了帽子，没有钱。当孩子们确认没有散钱的迹象时，人群里起了一阵细微的骚动。大伙儿掉头转脸互相之间查看着，全是这样，没有为大伙散钱。我觉得跪在地上原本发麻的腿这会儿疼起来，就站起来，好多的孩子站起来了，还有一些坚持跪着，似乎在等待散钱。大人们说话了，冲着孩子们喊：起来起来，就这样了，今儿不散海底耶啦。接着我就听到了不散海底耶的原因，伊哈家太穷，散不起！

我觉得有一个小手将我的心揪了一下，我敢肯定同伴们的心都被这样揪了一把，因为我看到许多小脸上写满了失望。不过我觉得今天我们不能有一丝怨言，我早就知道伊哈家是很穷的，然而百闻不如一见，今天亲自来看了，我发现现实远比听说的还要严重。伊哈家里除了一双老迈的父母，一个老实得出了名的红脸颊女人，三个娃娃外，最值钱的家产可能就只有土院子里的一间土房子，一眼窑洞，除此之外你找不出更值钱的来。那房子也已经很破旧了，四堵土墙撑起个屋顶，屋顶上铺了一层瓦片，看来只是遮挡住了风

雨，从屋里看，墙壁上光秃秃的，除了一层泥坯，连一片纸都没有糊。而那土炕上除了一面席子，连一片最破的毡都没有铺。什么叫家徒四壁，这就是真正的家徒四壁。在这灰秃秃的房里，给人感觉连光线都是黯淡晦涩的。抬伊哈的埋体时，马乡老喊：拿新毡来，快拿一页新毡来！伊哈的父母听了呆呆站着，就像忽然间被什么惊吓了，又好像在费神地寻思什么，好像他家本来是有新毡的，只是这会儿他们记不起放在了什么地方。大家四下里帮忙寻找，堆放在炕角的除了几个荞麦皮装得鼓囊囊的枕头，两床破被子外，没有新毡，哪怕是旧毡也没有。

大家很快就确定这家人没有羊毛毡。没有毡怎么行？我们有一个习惯，要把亡人的埋体裹在新毡里再徐徐抬起来，这毡子必须是没有铺过的崭新而干净的。清水洗浴过的埋体是最为洁净高贵的，大伙觉得只有洁净的毡子才配得上包裹。

8 可怜的伊哈苦了半辈子，竟然穷到了这地步，真是叫人看着心酸呐，女人们纷纷感叹起来，伊哈的娘哭得晕了过去。

邻居王老汉赶紧跑回去抱来了他家的一页新毡，才算解决了难题。

因这事，葬礼稍稍停顿了一会儿。这足够我们将这家人的光景看得更为清楚。同时，一些和他家有关的往事也记起来了。

伊哈的大儿子和我们都在邻村的小学里念书，学生娃都是每天背着馍馍去学校的，家长疼孩子，大家的馍馍不是香喷喷的花卷儿，就是烙得油汪汪的饼子，伊哈的儿子大半天书包瘪瘪的，很显然只有书没有馍馍。我们在念书念乏了课间休息时拿着各种各样的馍馍大口吃，伊哈的儿子有时候默默看着，有时候趁人不备猛地扑上去抢某个小娃娃手里的馍馍，小娃娃被吓得哇哇哭，再看手里的馍馍已经被伊哈的儿子塞进了嘴里，大口大口吞咽着，那样子活活就是个饿死鬼。最后自然会引来一顿老师的饱揍。伊哈的儿子油皮是出了名的，一贯被我们瞧不起，可是今天亲眼看到他家的境况，我忽然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

活着时候的伊哈，常年披一件灰衫子，光着脚去地里干活，手里攥着农具，默默地下苦，从不偷懒，也极少打骂别家人娃娃，是村庄里最老实厚道的人。

想起这些，我们就算是不懂事的娃娃，也知道伊哈家散不起海底耶是可以谅解的，这样的家境哪里拿得起这笔钱呢？

这样的人家，我们还能奢望给我们散钱吗？

独眼早就来了，候在一棵大树下。他将木箱子放在身旁，打开来，露出里面花花绿绿的小零食。独眼本来想和以往一样，趁着送埋体的机会，诱惑我们这些小孩子一个个捏着刚得到手的几角钱，一哄而上挤在他身边，用小手中还没捂热的小票子换取他木箱里的一块糖一个气球一截花头绳或者一包玉米花。独眼手里的钱会越来越多，积成那么厚一沓子，给人感觉他成了村里最有钱的人。独眼在人心是个复杂的角色，我们觉得他可爱又可憎。一方面我们渴望得到他箱子里的零食，可当钱花完后舔着嘴里渐渐消融的糖块，我们常常禁不住后悔，刚到手的钱就这样容易地花出去了，等回到家免不了被母亲好一顿责骂，说我们这些馋嘴的孩子是败家子，而且这样的责骂会延续相当一段日子。

今天的独眼显然是扑了个空，兴冲冲谋算着来弄钱的，可他看到了，孩子们除了发干的嘴唇失望的眼神，小手手无一例外都是空着的。没有捏着预期中的钱，五角或者两角，花花绿绿的。独眼站在那里就显得分外尴尬，甚至是有些孤单的。他眨巴着唯一的那只眼，茫然地瞅着四周的孩子们，孩子们在他身边留恋一会儿，怀着遗憾离去，重新把注意力转移到送埋体上面。这时候阿訇已经站完了者那则，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抬起卷在新毡中放在门板上的伊哈，迅速向伊哈家的老坟院赶去。那里有一个已经挖好的坟坑在等着伊哈。男人们随着埋体集体起身了，身后女人的哭声响成了一条河。伊哈的娘晕死过去，有人端来一马勺凉水往嘴里灌，还是不顶事。一个大个子女人急了，一把夺过马勺，美美噙一口水，对着伊哈娘失去血色的脸噗的一口喷出，再喷，不断地喷，伊哈娘终于醒

来了，悠悠地睁开眼，茫然地看着眼前，过一会儿，重新记起了什么，嘴一张又哭起来。

伊哈的小儿子始终没有哭。他抽空儿就转过脸来，在人群里寻找平时的玩伴，找到了就冲对方挤眉弄眼，狡黠地笑。在他幼小的意识里，可能觉得父亲的去世和以往我们送过的那些埋体没什么区别，和他自己没有关系，他甚至想和别人家娃娃一样在人丛里窜来窜去，但是旁边的伯伯大爷们用凌厉的目光镇住了他，将他限制在伊哈的亲人圈子里，他只能待在哥哥们身畔，听着枯燥的哭声。我们看得出来，他很受罪，过一会儿就不安地扭动着身子，脸上写满不耐烦。当男人们抬着伊哈起身，走向坟地时，这小子被他一个姑姑抓紧手，怕这孩子跑丢似的，他姑姑哭着试图去抱他的头，用悲切的哭声一遍遍说：娃娃呀，从今儿起你就没大了，你成了耶提目。这小子则茫然地不耐烦地甩着头，一次次挣扎着想要挣脱姑姑的束缚。过后我们又在一起玩耍时，他说自己那天差点急死了。野惯的一个人一旦被管束起来，而且是一整天，那真的很难受。

伊哈家的贫寒致使他们家念不起接下来的苏热。自打亡人入土之后，活人就得对他进行搭救，头七、二七、三七、四十日、百日、一年……宰上牲灵，炸上油香，把阿訇满拉请来，上个坟，跪在家里的炕上念一阵《古兰经》，就算是完成了一个苏热，这样后世的亡人就能得到搭救。牲灵有牛有羊，小了就是鸡鸭鹅，实在不行可以不宰，甜念一个。可是，海底耶总是要散的。伊哈活着时候老实，死得这么惨，于是马乡老带头向村庄里的每户人家收了些白面和清油，凑了一些钱，散给伊哈家。这样，伊哈在他的忌日里得到了和别人一样的搭救。

半年后，伊哈媳妇改嫁了。这个脸色粗红的女人，竟然嫁给了川道里的一户人家，据说家里光景不错。庄里的女人们就禁不住感叹，说伊哈女人好福气，以前还真没看出来她是个命大的人，这回算是苦尽甘来，要过好日子了。

伊哈女人出门时，我们重新记起和伊哈有关的往事，当她红着

脸湿着眼睛低头走出伊哈家大门时，她的三个儿子，老大老二没有哭，老三瞪着红红的眼睛，想哭，看到好多人在看，就没有哭。三个娃脚上都穿着新崭崭的鞋子，衣服也浆洗缝补得很整洁，看来他们的母亲在临走前将他们精心打扮了一番。他们站成一排，看着母亲坐上一个陌生男人的自行车，车子走远了，被车轮卷起的土雾飞起来，向着后面的人群落下，我们的视线就模糊了。

伊哈女人改嫁了，我们说起来还是称她伊哈女人。刚嫁过去那会儿，隔些日子，她会赶到这里来看娃娃。给三个儿子带来新鞋子新衣裳，有时还有白馒头，油炸的糕点，都是很叫我们垂涎三尺的贵重东西。我们看着真是眼馋呐，就有人感叹说为啥我大不完，他完了我妈就能改嫁，她改嫁了我不就过上好日子了？

我们真诚地盼望那样的好日子也落在自己的头上。

然而，他们的好日子很快就画上了句号。半年后吧，那是伊哈女人最后一次出现在村庄里，奇怪的是这一回她只带来几个馒头，看过了孩子，胳膊窝下夹个包袱就匆匆离去，之后女人们议论说她那笨笨的吃力样儿，八成有身子了。

从这以后似乎再没来过。

我们像淡忘伊哈一样慢慢地淡忘了他的女人。

女人们倒是常常提起来，只要看到伊哈的三个儿子一天比一天可怜，大家就情不自禁地提念起那个女人来。是啊，这女人有半年时间没来了吧。有一年没来了吧。有三年没露面了吧。连音讯也没有捎回来一个。她难道不知道，公公婆婆老两口拉扯三个孙子有多艰难，日子是越来越凄惶了啊。娃娃们早穿光了她留下的鞋子，常年光着脚丫子到处跑，天暖的时候还没什么，到了三九寒天，那手和脚都冻肿了，肿成了发面馒头，到了开春，河里的冰还没有完全融化，这哥几个的冻疮早早消了，破了，淌着腥臭的脓水。

女人们谁不摇着头说可怜呢，都说可怜，便提起那个女人来，免不了说她狠心，一定是又生了娃娃就把这前房的给忘了。有人说不一定吧，可能婆家管得严，不让她和这边继续来往也说不定呢。